

四庫全書

史部

使本州安置劉昌祚永興軍鈴轄唯种諤以米脂砦功
遷官 乙巳詳定渾儀官歐陽發進新造渾儀浮漏自
至道用韓顯符渾儀其後司天官周琮于淵加黃道熙
寧中舊器壞沈括更造以意增損器成數年未能定與
浮漏景表不應陳襄奏舊儀壞不可用而新儀考之又
不合願付歐陽發詳定從之於是發校三家考古法先
為渾儀浮漏木樣以進帝召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
當堅久也對曰玉不如銅沈括嘗用玉令下水比初加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八十五

起玄默閏茂正月盡闕逢
困敦六月凡二年有六月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五年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 丙申御宣德門觀
燈 己亥白虹貫日 庚子責授高遵裕郢州團練副

端帝報以夏國王受宋封爵昨邊臣言秉常見為母黨
囚辱比令移問事端其同惡不報繼又引兵數萬侵犯
我邊界義當有征今夏國屢遭敗衄故遣使詭情陳露
意在間貳想彼必已悉察夏人聞此遂不至 二月癸
丑朔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烏蠻乞弟遁去林廣乃
率衆深入會大雨雪浹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劍立度黑
崖至鴉飛不到山進次歸來州天大寒然桂為薪軍士
皆凍墮指留四日求乞弟不可得內侍麥文昞問廣軍

達矣帝以爲然遂命鑄新儀漏表集其說爲元豐渾儀
法要 辛亥以熙河經制李憲爲涇原熙河蘭會經畧
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權安撫副使帝既釋憲弗誅
憲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將從之會李舜舉入
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闕已而再議西討
道賜憲銀帛四千以爲經畧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
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
是月遼使涿州遺書云夏國來稱宋兵起無名不測事

以會兵討夏故也時夏人欲與棟戡通好許割賂斫龍
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一隨所欲棟戡拒絕之訓整
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令歸語棟戡
盡心守圉每稱其上書情辭忠摯雖中國士大夫存心
公家者不過如此帝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抗但
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兩浙路轉運司言知
潤州鞠真卿侮法專威帝曰守令治民為最近漢有自
太守入為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往

事廣曰賊未授首當待罪大貽乃出所受密詔曰大兵
深入討賊期在島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
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外
丙辰廣以衆還 癸亥華陰郡王宗旦薨 丁卯封武
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宗惠為江夏郡王 自納溪之後
師行凡四十日築樂共城江門砦梅嶺席帽溪堡西達
清井東道納溪皆控制要害捷書聞赦梓川路以歸來
州地賜羅氏鬼主 進封常樂郡公棟戡為武威郡王

轉為盜賊其將奈何帝以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
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特勒停 己亥以日當
食避殿減膳赦天下降死罪一等流以下原之 詔杭
州歲修吳越王墳廟 壬寅廊廡路副總管曲珍敗夏
人於金湯 乙巳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黃裳以
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一千四百二十八人是科得晉陵
鄒浩 考異按文獻通考宋登科紀總目元豐五年進士
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三人二科共四百四十八人
其數與宋史神宗紀多寡懸絕豈二科之外諸
科尚多其人合之共得若干數乎今從神宗紀 丙午

往多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謹擇 三月乙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上書言陛下所立新法本以為民為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錢為民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為民無聯屬之任故教伍保為民有積貨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其於役法尤甚又言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間積鹽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逋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

以直龍圖閣徐禧知制誥兼御史中丞 癸酉官制成
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議官制蓋倣
唐六典事無大小並由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
之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確說珪
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書令珪信不疑一日確因奏事
罷留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置令但以左右僕
射兼兩省侍郎足矣帝從之故確名為次相實專政柄

雨土 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食不見 甲寅御殿復

膳 丁巳遼遣耶律永端等來賀同天節知開封府王安禮言三院獄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為異事帝曰昔由余聘秦觀政內史廖輦從容俎豆以奪其謀者秦有人也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國於古無愧矣己未知延州沈括奏遣曲珍將兵綏德城應援討葭蘆塞左右見聚羌落詔從之 壬戌崇文殿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禮文成三十卷以進 乙丑

重是法由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已而正色問帝曰陛下用確為宰相豈以才術卓異有絕人者抑亦叙遷適在此位耶帝曰適在此位耳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安得自大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弗聽確自是屢興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嘅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

珪拱手而已凡除吏皆不與聞帝雖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 甲戌以知定州章惇為門下侍

郎參知政事張璪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錄唐段秀實

後復其家 蔡確既為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關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皆政事所自出禮宜均一確乃欲因人而為輕

腹心之寄無踰卿者安得自暇自逸公著乃復起視事
及西師無功將圖再舉公著又固諫帝不悅會章惇自
定州召為門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帝曰朕待卿
不止此卿其少安章再上乃命以光祿大夫資政殿學
士知定州 五月辛巳朔行官制詔尚書省左右僕射
丞合治省事 辛卯手詔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大小
諸司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
倍衆皆有不辦事之憂可速根研裁議蚤令快便大率

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
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
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
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
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
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丁丑
呂公著罷始議五路舉兵伐夏公著諫不聽尋上表求
罷仍謁告不出帝封還其奏賜手詔曰在廷之臣可為

反以係吝而難於用法至臣下有勞朝廷見知雖有過失亦當寬貸故律有議賢議勞之法亦周八枋詔王之遺意然有司議罪自當守官誅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無難矣 癸巳作尚書省 豐州卒張世矩等作亂伏誅其黨王安以母老詔特原之 戊戌詔兩省官舉可任御史者各二人 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沙漠甲辰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押

止如舊中書發遣可也帝又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悔
改官制蔡確等慮帝意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
舊月省俸錢三萬餘貫帝意乃止三省言九寺三監
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帝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或分
屬諸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隨事統
屬著為令詔尚書六曹分隸六察帝謂輔臣曰昔
周之盛時猶以為才難唯能不拘流品隨才任使則取
人之路自廣苟不稱職便當黜逐不可謂已與之官祿

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從王安禮言也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帝曰三省體均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制所雖倣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尚書為三各得取旨出命紛然無統紀至是帝一言乃定 戊午王珪言天聖中修真宗正史別

班李舜舉往廊延議之舜舉退詣政府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埽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為珪慙焉 六月辛亥朔環慶經畧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斬其統軍威明舒精威副統軍額博裕 甲寅監修國史王珪上兩朝正史一百二十卷是書比實錄事迹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帝詔旨時以為譏 丙

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益常起於至細章惇曰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萬幾帝曰知幾至難惟聖賢為能圖於未形所以無智名勇功其次於其幾兆而圖之則易為力其下事至於著見而謀之故用力多而見功寡惇又曰善師者不陳蓋圖之未兆耳帝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彗孛示人其事質直如言語顧今無深知天道者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

錄三朝寶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英兩朝寶訓乃命吏部曾肇著作佐郎林希編修 癸亥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又詔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為令又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 壬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帝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

事或察官十人

种諤謀據橫山其志未已遣子朴上

其策會朝廷命徐禧李舜舉至鄜延議邊事諤入對言
曰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
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
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于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
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
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
可以直覆巢穴及禧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

數也帝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雖必至於用兵
可以無悔矣 帝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
說時因奏事有被詰責者王安禮進曰陛下固聖而左
右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至於
論事苟取容悅偷為一切之計人主將何便於此帝善
其言 是月河溢北京內黃埽 秋七月辛巳廣南西
路經畧司言知宜州王竒與賊戰敗績 壬午詔罷大
理官赴中書省讞案 戊子詔御史中丞舒亶舉任言

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 辛卯詔尚書考
功員外郎蔡京編手詔 庚子以蔡京為起居郎仍同
詳定官制 己酉始建雩壇於南郊之左祀上帝以太
宗配 是月決大吳埽堤以紓靈平下埽危急 八月
庚戌朔封御侍武氏為才人 壬子進封均國公傭為
延安郡王以昭容朱氏為賢妃 癸丑詔三省樞密院
秘書殿中內侍入內內侍省聽御史長官若言事御史
彈糾先是置六察隨所隸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內侍

與沈括定議先城永樂堞乃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
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
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
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
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
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
堡各六自永樂堞至長城嶺置六砦自背罔川至布娘
堡置六堡從之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括移府並塞總

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灤詔曰
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
巨憂其輟修汴河堤岸司兵五千併力築堤修閉 九
月甲申永樂城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
徐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李稷輦金銀鈔
帛充牣其中欲夸示禧以為城甫就而中已實永樂接
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去夏人即來攻曲珍
使報禧禧不之信曰彼若即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

省無所隸故有是詔 庚申帝有疾 詔歲以四孟月朝
獻景靈宮 降鳳州團練使种諤為文州刺史以言者論
諤前迂路出綏德老師費財故也 种諤自入對還極
言城永樂非計徐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
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
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留諤守延州
而自率諸將往築之甲戌城永樂版築方興羌數十騎
濟無定河覘役曲珍將追殺之禧不許 戊寅河決鄭

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夏人縱鐵騎渡水或曰此號鐵鷄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既濟震盪衝突時廊延選鋒軍最為驍銳皆一當百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而敗奔入城蹂後陳夏人乘之師大敗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曲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遂圍城初沈括奏虜逼永樂見官兵整

也邊人馳告者十數禧乃挾李舜舉等赴之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衆械送延州獄丙戌禧舜舉復入永樂城夏人傾國而至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丁亥夏人漸逼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乃以萬人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賊分兵迭攻抵城下曲珍陳於水際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遂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

括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遊騎所隔种諤怨徐禧不遣
救曲珍度不可支請禧乘兵氣未竭潰圍而出使人自
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為將而奔衆心搖
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懼辱國耳高
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夏
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斃思義囚
之戊戌夜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孫昌裔
勸永能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

乃還帝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 己丑帝以疾愈降京畿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壬辰遣使行視畿縣民被水患者

乙未詔李憲張世矩將兵救永樂又令沈括遣人與夏

約退軍當還永樂地

考異宋史神宗紀云詔張世矩等將兵救永樂砦不言李憲今從夏

國傳

夏人圍永樂城厚數里遊騎掠米脂且據其水砦

將士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汁飲之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格鬪沈

九字以賜之曰李舜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
以安以榮至是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
朝廷勿輕此賊 庚子安化蠻寇宜州知州王奇死之
詔贈忠州防禦使 癸卯河溢滑州 是月河溢滄州
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 冬
十月戊申朔沈括種諤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
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帝涕泣悲憤為之不食早
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

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
一卒敝衣戰而死徐禧李舜舉李稷皆為亂兵所害曲
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
數十人而死夏人耀兵於米脂城下乃還禧踈曠有膽
畧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耳呂惠卿力
引之故不次用自靈州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
而括諤陳進取之策禧更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至於
覆沒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帝嘗書十

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埽斗門萬一入汴人
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為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
之甲寅知延州沈括以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
使隨州安置廊延路副都總管曲珍以城陷敗走降授
皇城使乙丑詔贈永樂死事臣徐禧金紫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李舜舉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諡忠愍李稷朝
奉大夫工部侍郎高永能房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為
忠州刺史入內高品張禹勤皇城使各推恩賜贈有差

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嘗言用兵非好事耳初帝之遣徐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此也自熙寧開邊以來凡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後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始知邊臣不足任深悔用兵無意西伐矣辛亥提舉汴河堤岸司言

仍鎮鄜延惠卿言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為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癸酉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

种諤本意身任統帥謂成功在己而為徐禧沈括所外賊圍永樂諤以守延為名觀望不救永樂遂陷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十一月戊寅朔

帝謂輔臣曰御史分察中都官事已多矣又令察舉四方將何以責其治辦且於體統非是可罷御史察諸路

壬申詔戶部右曹於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
常平錢八百萬緡輸元豐庫自熙寧以前諸路權酤場
率以酬衙前之陪備官費者至熙寧行免役乃罷收酒
場聽民增直以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
豐初法既久儲積贏羨司農寺請歲發坊場百萬緡輸
中都三年遂於寺南作元豐庫貯之幾百楹凡錢帛之
隸諸司非度支所主輸之數益廣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呂惠卿加大學士入見將使

還其家 辛酉原武決河口塞

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用新樂先是帝以
朝會儀物敝當改為詔閣門御史臺詳定朝會儀更造
仗衛輿輅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儀鸞司徹幕屋壞毀玉
輅 甲申白虹貫日 庚寅御宣德門觀燈 甲午詔
諸路提點刑獄司各置檢法官一員 乙未詔修周漢
以來陵廟 乙巳御崇政殿閱武士 丙午封楚三閭
大夫屈平為忠潔侯 二月丁未朔夏人圍蘭州數十

官司如有不職令言事御史彈奏著為令 景靈宮成
辛巳百官班於集英殿門帝詣藻珠凝華等殿行告遷
之禮壬午奉安神御于十一殿癸未初行朝獻禮乙酉
以奉安神御赦天下官與享大臣子若孫一人庚寅宴
侍祠官於紫宸殿 十二月丁巳新樂成 進賢妃周
氏為德妃 庚申遼主降皇后蕭氏為惠妃出居乾陵
后立數歲未有子其妹額特勒先嫁耶律伊遜子蘇雅
后以宜子言於帝離婚納宮中至是后被黜額特勒亦

寡當否為殿最歲終條具取旨陞黜事重者隨事取旨
從之 三月辛卯夏人寇蘭州副總管李浩以衛城有
功復隴州團練使 丙申河東將薛義敗夏人於葭蘆
西嶺 戊戌麟府州將郭忠紹等敗夏人於瑪爾魯部
己亥河東將高永翼敗夏人於珍青魯部 夏四月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种諤率諤善馭將士臨
敵出奇戰必勝然殘忍好殺左右有犯者立斬之或先
剗肺肝坐者拚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

萬衆奄至已據兩關李浩閉城距守鈴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丙辰以夏人犯蘭州敗李憲為經畧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為西上閤門使代李浩知蘭州甲子三省言御史臺六察案官以二年為一任欲置簿各書其糾劾之多

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帝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至大用五月庚寅以旱慮囚夏人寇蘭州圍九日甲午大戰侍禁韋定死之癸卯詔賜資州孝子支漸粟帛漸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三時號泣哀毀踰禮鄉閭感化者甚衆是月夏人

功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再舉西伐皆其始謀終致永樂之敗每恨為徐禧沈括所抑疽發背而卒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甲子禮部郎中林希上兩朝寶訓

李浩敗夏人於巴義谿 辛未雨土 是月中書舍人曾鞏卒鞏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卓然自成一家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

履言陛下博訪庶政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
乃弗得邪遂刊其制御史翟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
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
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
乃寢 元豐間詔大理兼鞫獄所承內降公事意必傳
重少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上下人以不寃帝知
其才凡讞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尚書省
建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為煩將劾不

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令毋得輕易出入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六月乙巳朔詔御史臺六察各置御史一員癸丑詔御史中丞兩省官各舉可任言事或監察御史五人以禮部尚書黃履為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羣臣且然況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

茂密伊裕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憐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效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今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戊寅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

應讞者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聽斷求實朝廷之心也
今讞而獲戾後不來矣議者或引唐日覆奏欲令天下
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
此祖宗制也今四海一家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
於獄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從之 閏月乙亥朔夏國
主秉常遣使來貢永樂之後夏人亦以是困敝其西南
都統昂星威明濟勒移書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
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摩格

朝廷退居林下間亦仰知時政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處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邪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疏奏帝謂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惇曰弼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咎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對弼既上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待上問手封

之歲賜悉如其舊唯乞還侵疆不許 遼主知庶人濬
之冤悔恨無及追諡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峯
山 丙戌詔内外文武各舉應武舉一人 汴水溢

丙申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韓國公富弼卒諡文忠弼
年八十懷不能已上疏論治道之要曰臣聞自古致天
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端而已諛
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為所以致亂也讜直
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臣自離

討西戎師徒潰敗兩路騷然當舉事之初執政大臣臺
諫侍從苟能犯顏極諫則聖心自回禍難自息矣臣不
知是時小大之臣有為陛下力爭其不可者乎今久戍
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拯禍之時天地至仁
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朝廷之
事莫大於用人夫輔弼之任論議之職皆當極天下之
選彼貪寵患失柔從順媚者豈可使之事一出於上則
下莫任其責小人因得以為奸事成則下得竊其利事

以付其子紹庭及卒紹庭上之其畧曰今日上自輔臣
下及庶士畏禍圖利習成弊風忠詞謹論無復上達致
陛下聰明蔽塞天下禍患已成尚不知驚懼改悔創艾
補救日甚一日殆將無及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圖
任之際聽受失宜自謂能拒絕衆人不使異論得行然
後聖化可運事功可成此蓋奸人自謀利於苟悅而柄
任之臣欲專權自肆以成己志遂誤陛下放斥忠直進
用邪佞忠言杜絕諂諛日聞去歲納邊臣妄議大舉以

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
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
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弼早有公輔之望天
下皆稱曰富公名聞遠域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臨事周悉度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
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江淮等路
發運司歲漕穀六百二十萬副使蔣之奇領漕事以是
月至京師入覲帝問勞備至賜三品服且曰朕不復除

不成則君獨當其咎豈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之謂耶又
曰宮闈之臣委之統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則挾權怙
寵陵轢上下入侍左右寵祿既過則驕怨易啟勢位相
及猜奪隨至立黨生禍又曰與利之臣虧損國體為上
斂怨至若為場以停民貨造舍而蔽舊屋權河舟之載
擅路糞之利急於斂取道路嗟怨此非上所以與民之
意也弼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不
見喜愠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性常言君子與小人並

直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帝復曰蒲宗孟乃
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副使朕自即位以
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
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楊雄之賢帝作色曰楊雄劇秦
美新不佳也罷朝王安禮戲宗孟曰楊雄為公坐累至
是御史論其荒於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遂守本官知
汝州以尚書右丞王安禮為尚書左丞吏部尚書李
清臣為尚書右丞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中書舍

官漕事一以委卿之奇辭謝因條畫利病三十餘事多
見納用 秋七月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於
廟 孫固引疾求去遂罷爲通議大夫觀文殿學士知
河陽以同知樞密院韓縝知樞密院戶部尚書安燾同
知樞密院 八月己卯太白晝見 前桐城縣尉周諤
上書詔中書省記姓名帝日閱匭函小臣所言利害無
不詳覽如此 辛卯蒲宗孟罷先是宰執同對帝有無
人材之歎宗孟曰人材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

厭兵之意帝乃賜秉常詔言地界已令廊延路移牒宥
州施行其歲賜候地界了日依舊 戊子封孟軻為鄒
國公以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未加爵命故也 壬
辰遼混同郡王耶律伊遜在來州私藏兵甲且謀奔宋
事覺遼主命縊殺之 癸巳會稽郡王世清薨 庚子
尚書省成 辛丑封馬援為忠顯王 十二月癸卯加
上仁宗諡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
皇帝英宗諡曰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

人趙彥若等言六房公事乞據舍人員數分領以吏戶禮兵刑工為次其年事班簿制勅庫房並通領從之

戊辰起居郎蔡京言舊修起居注官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今起居郎舍人分隸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書言乞自今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從之 冬十月癸酉朔夏國主秉常遣使上表請復修職貢乞還舊疆安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之然虜情無厭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可示以

癸丑夏人寇蘭州李憲等擊走之甲寅進賢妃朱氏
為德妃辛酉詔黃州團練副使蘇軾移汝州帝每憐
軾才一日語輔臣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輔
臣有難色帝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帝
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蔡確張璪受命王珪獨以
為不可明日改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
出手劄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
難不忍終棄之語軾上表謝且言飢寒之累有田在常

孝皇帝 甲辰朝獻景靈宮乙巳朝享太廟丙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還御宣德門大赦天下 遼進封梁王延禧為燕國王 甲寅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庚申幸尚書省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誡勅焉是歲戶部獻今歲民數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七年春正月丙午以洺州防禦使世準為安定郡王

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 二月庚午朔河北轉運使措置河北糴

便吳雍言見管人糧馬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奇贏相補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邊防大計倉廩充實雖因藉豐年實以吏能幹職同措置王子淵在職九年悉心公家望考察成效以勸才吏詔賜子淵紫章服 甲戌太師致仕文彥博入覲置酒垂拱殿 癸未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為嗣濮王封宗晟為高密郡王宗綽建安郡

州願得居之帝從其請改常州團練副使軾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草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呂惠卿啟之安石在外何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不以常禮待公公顧可以常禮報上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且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子瞻軾字也又言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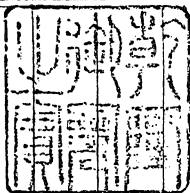
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 癸巳夏人寇延州安塞
堡將官呂真敗之 五月壬子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
下釋之 庚申詔中書舍人蔡卞往江寧府省視王安
石疾病卞安石之壻也 辛酉白虹貫日 壬戌詔自
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
公之次又追封荀況為蘭陵伯楊雄為成都伯韓愈為
昌黎伯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 詔諸路帥臣
監司等舉大使臣為將領 六月禮部言歐陽修等編

王宗隱安康郡王宗瑗漢東郡王宗愈華原郡王三
月辛丑賜文彥博宴於瓊林苑帝製詩以賜之 丁巳
大宴羣臣於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侍立於御座之側
王珪率百僚廷賀及升殿帝命珪等與王相見久之王
乃退王未出閣帝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庚申御崇政
殿大閱 壬戌詔以太學外舍生錢塘周邦彥爲試太
學正邦彥獻洛都賦文采可取故擢之 詔賜鬼章寫
經紙還其所獻馬 癸亥白虹貫日 夏四月丁丑賜

常住以薦寔福李燾曰可見安石晚年益謬也按安石信道不篤捨宅割田為其子薦福理則有之若所言雲死後見形頗近稗官之說通鑑不語怪謹遵涑水義例不敢錄也

辛卯江夏郡王宗

惠卒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五

太常因草禮始自建隆訖於嘉祐為百卷嘉祐之後闕而不錄熙寧以來禮文制作足以垂法萬世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續編纂以備討閱從之 丙子夏人寇德順

軍巡檢王友死之 戊子集禧觀使王安石請以所居

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

院為額安石子雱蚤死晚年痛悼不已遂捨半山園宅

為寺又割田為常住以薦冥福云 考異宰輔編年錄引丁未錄云一夕安石

見雱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汙呻吟良久而滅安石不勝父子之情遂以所居半山園宅為寺又割田為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六至八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趙基昇

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屬都
水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
制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丙午遣
使賑恤賜溺死者家錢 甲寅王安禮罷先是侍御史
張汝賢彈奏王珪與安禮陳乞子姪差遣以謂引用都
省批狀例外起例實害大政帝以有條許用例奏鈔汝
賢章格不下安禮聞之面奏乞治汝賢罪帝令分析汝
賢奏安禮不能脩身治家且言在湖潤與倡女共政帝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八十六

起開禧元年七月盡端宗赤奮若十二月凡一年有六月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七年秋七月甲辰伊洛溢河決元城知大名府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稟轉運

取生界兩江夷族請依諸姓團結皆為義軍從之瀘夷震懼不復為邊患 癸巳衢州言太子少保致仕趙抃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惇貧益不可勝計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立焚香以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吏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在處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帝每詔二郡守必舉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知越州時

מלך המלכים

戊子詔分畫交趾界以六縣二峒賜之先是交趾以追捕儂智會為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辦理順安歸化境界經畧使熊本遣左江巡檢成卓與議文盛稱陪臣不敢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恭順之意賜之袍帶及絹五百匹至是乃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峒予乾德 乙未夏人寇靜邊砦涇原鈐轄彭孫敗之殺其首領仁多唆丁 十一月丁酉朔寇清邊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 甲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來

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拊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
於是米商輻輳價乃更賤人無饑者 九月乙丑夏人
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熙河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乙
亥以給事中韓忠彥為禮部尚書忠彥入謝帝諭曰先
令公之勲朕所不敢忘卿復盡忠朝廷此未足以酬卿
也 夏人寇熙河 庚辰饒州童子朱天申對于睿思
殿賜五經出身寶元初罷童子科至元豐始置在京小
學有就傳初筮兩齋因復試童子前後賜出身者五人

經國緯以便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參考羣書評其同異
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
而成至是上之降詔獎諭賜銀帛衣帶鞍馬帝謂輔臣
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
命付三省遷光及祖禹官時劉恕已卒劉攽坐廢黜故
不及後光病目錄太簡更為舉要歷八十卷而未成又
別著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卷 庚寅詔
門下中書外省官同舉言事御史 遼詔改明年元曰

貢 乙卯太白晝見 戊辰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校書郎前知龍水縣范
祖禹為祕書省正字並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自治平
開局光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歷知永興軍
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
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挾摘幽
隱校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
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

宴帝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

馬光呂公著為師保

考異李燾曰此據邵伯溫元祐辨誣及呂大防所為呂公著墓碑大

防止稱公著不及光當考

陽武邢恕少俊邁博通經籍能文章喜功

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

光公著門公著薦為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恕對

其子零語新法不便安石聞之怒斥恕知延陵縣縣廢

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為校書吳充用為館閣

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確代充相盡逐充所用人

大安 是歲河東饑河北水壞洺州廬舍並蠲其稅

初元豐五年將行官制帝謂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不即召除光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月不候替人即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歲秋

光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辭而後受之

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甲辰赦天下 乙巳命輔臣代禱景靈宮 乙卯分遣羣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自帝不豫後三省樞密院日詣寢閣問疾至是疾小瘳手書諭王珪等自今可間日入問 二月辛巳開寶寺貢院火丁亥命禮部鎖試別所 癸巳帝大漸遷御福寧殿三省樞密院入問見帝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

恕深居懼及帝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謂恕久在館中當遷確不可帝弗顧確有機巧知帝將擢恕退即除職方員外郎自是恕為確黨矣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為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為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及光為資政殿學士確知其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恕曰上以君實為資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不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和叔恕字也恕但與

幸枉一觀入中庭則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
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幼冲宜早
定議雍曹皆賢王也二人復驚曰此何言君欲禍我家
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反謂雍王顯有覬覦心皇太后將
捨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
王棧共造誣謗棧開封人嘗從高遵裕掌機宜于涇原
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確與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
陷珪他日亟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如確曰疾向安將

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帝
三顧微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
舊帝亦顧視首肯珪等乃出先是蔡確慮上復用呂公
著及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為固位計恕雅
與皇太后姪高公繪公紀游帝初寢疾恕密問公繪公
繪具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恕邀二人
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
方既見恕曰家有挑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

曲折第告子厚餘人弗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確謝謂恕
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知開
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士待變於外廷謂曰大臣共議
建儲若有異議者當以壯士入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
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建儲事既退乃於樞密院南廳
共議之確惇屢以語迫珪幸其小持異即首誅之珪口
吃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確惇顧無如
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逢雍曹二王於殿前惇厲聲

擇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聞禁中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為之主公為次相獨不知耶一日片紙下以某為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計將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言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俱入亟於上前白發其端若東宮因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畧設備今與平時不同庶可以自表見其

備禮冊命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

日依舊

李燾曰元豐末年建儲事諸家異論紹興史官既別加考定專取元祐舊文固得本實矣第恨

其弗詳今參取諸書稍增益之推原後來致禍如彼慘毒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造謗而萌芽則自邢恕發之其令京領創子入內庭確惇此時亦必有他說給珪故珪不以為疑然開封知府何與朝廷事此政坐珪愚闇耳若珪能即拒絕既無疑似之迹則橫禍又何從而來疑似之迹當時不過如此其後浸淫轉加增飾遂有宣訓事粉昆事黃履疏高士京書至蔡懋宣和間劄子用誣訕文字託名御製極矣誠可為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覺悟果斷明辨則朝廷之禍豈有極乎此事既存真實仍悉取異說附見於後庶觀者曉然究其實謬妄小人情狀無所遁逃亦猶孟子必著許行楊墨等語不用埽除絕滅

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矣柰何雍王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確等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跡詭祕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為朝廷大禍其實本怨發之 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入

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太后諭珪等皇子清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畧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宣制立為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擇日

州劉摯拜左僕射恕坐黨與謫監永州酒稅新錄載建
儲事具此確貶新州恕責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摯
拜左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錄何故相連書之恕
除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神宗寢疾
時恕但為職方員外郎公繪公紀遷團練使在哲宗即
位後此時但為刺史耳新錄稍似牴牾今改之趙子崧
云余既書元豐末命紹興二年四月避地潯江偶司諫
韓璜叔夏謫監潯州鹽稅暇日語及因借得其父文若
記莊敏丞相作樞密長時神宗服藥日久韓一日語張
璪曰上服藥日久建儲如何璪曰子厚多言試說與看
韓乃語章惇惇曰此議甚好二相亦以為然約集議于
密院南廳屏人留筆硯一副紙數幅就坐久之皆無語
韓視王珪曰今日之議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延安郡王
去年上已令侍宴出見羣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閣此
事何故都無一言珪云諸公之議亦珪之意也別有何
疑張璪推筆硯紙與章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王為

之也哲宗新錄宣仁聖烈皇后傳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宴中宮延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賀及陞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彌留后勅中人梁惟簡曰今汝歸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為上倉猝踐祚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纖芥疑邢恕傾危士也少遊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恕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等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幼冲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王珪為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鎮簾前具陳恕等所以語太后者使還之日暴其姦再貶知隨州尋竄新

丁酉皇太后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為冊立皇太子禮儀使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有八宰臣王珪讀遺制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親愛二弟無纖毫之間終帝之世乃出居外第總攬萬幾小大必親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為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

皇太子來日至寢門召內臣張茂則云今日奏事欲立
延安郡王為皇太子茂則令於御榻前設案珪將所書
紙鋪在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時神宗風眩
不能語但慘怛久之衆皆久立未敢復言時太妃亦在
帳中露半面國姿婆抱上坐頃之再奏國姿婆云聖意
已允王珪問茂則太后在甚處太后自云在此中茂則
令內臣張簾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立得這孩兒便好
這孩兒直是孝自官家服藥只是喫素寫經簾內出經
兩卷一卷延壽經一卷消災經逐卷後題云延安郡王
臣某奉為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一卷願早康復自簾
內宮人抱出哲廟哲廟裏帽子著衫帶立於簾外諸公
環侍久之無他語遂宣制施行後神宗上仙宣遺制立
皇太子內外忻戴初無異聞已上韓氏手錄不敢增損
一字案子崧所書與伯溫辨証所載並同辨証具注在
三月甲

午朔

乙未赦天下遣官告於天地宗廟社稷諸陵

疑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而邪佞日進人心日離
馴致靖康之禍 已亥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 遣使

告哀于遼 白虹貫日 庚子命宰臣王珪為山陵使

甲寅以羣臣固請始同太皇太后聽政帝甫十歲臨

朝莊嚴左右僕御莫能窺其喜愠 已未賜叔雍王顥

曹王顥贊拜不名令中外避太皇太后父遵甫名 詔

邊事稍重者樞密院與三省同議以進 庚申進封尚

書左僕射郇國公王珪為岐國公雍王顥為揚王曹王

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耳將定官制獨處閣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邊奏絡繹手札處畫號令諸將授以成算謙沖退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時承平日久事多舒緩帝厲精圖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王安石遂以富强之謀進而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諸法一時並興天下騷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寤方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

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服已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羣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小

顏為荊王並加太保進封弟寧國公佖為遂寧郡王儀
國公似為大寧郡王成國公俱為咸寧郡王和國公似
為普寧郡王以高密郡王宗晟漢東郡王宗瑗華原郡
王宗愈安康郡王宗隱建安郡王宗綽並為開府儀同
三司太師潞國公文彥博為司徒濟陽郡王曹侁為太
保特進王安石為司空餘進秩賜致仕服帶銀帛有差
祕書省正字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
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

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畧如古矣詔禮官詳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且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司馬光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曰

祥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已久不可復追宜令羣臣朝服正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于祥

聰明此不可不察從之 夏四月丙寅初御紫宸殿

辛未詔寬保甲養馬蠲元豐六年以前逋賦 壬申罷

免行錢 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

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

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

元之意 加李乾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氈檢校太

尉 乙亥詔以太皇太后生日為坤成節 丁丑諭樞

密中書通議事都堂 命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

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
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
路不以有官無官凡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
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
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
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責取副本強有抑退
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

上殿言人君脩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
今皇帝陛下新承大統猥蒙訪落謹復以人君脩心治
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臣近曾上
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以職方員
外郎邢恕為右司員外郎蔡確欲因恕以結司馬光呂
公著故驟遷都司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兩丁之
家止有病丁并田不及二十畝者聽自陳提舉司審驗
與赦免從之丁亥復蠲舊年逋賦五月丙申詔百

讀公著時知揚州特召用之遵先帝意也 庚辰知太

原府呂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于聚星泊斬首六百

級 辛巳遣使以先帝遺留物遺遼及告即位 以資

政殿學士司馬光知陳州光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

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

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

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

以事仁宗也 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

博士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觔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於是令光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 丁酉羣臣請以十二月七日為

興龍節帝本以六日生避僖祖忌辰故移其節於次日

戊戌詔常州安置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 己亥詔

呂公著乘傳赴闕以程顥為宗正寺丞 壬寅城熙蘭

通遠軍賜李憲趙濟銀帛有差 甲辰作受命寶 丙

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顧望朝廷之意以僥幸希進下則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詔知陳州司馬光過闕入見先是光上疏言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

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同出身四百六十一人
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遣中使迎勞手書
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
皇城邏卒止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毋苛
歛寬民間保戶馬罷所買物貨場事由中旨王珪等弗
預知也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
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
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

午京師地震起酉時即止 復置遼州 詔開封府界

三路弓兵並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 庚戌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王珪卒贈太師謚文恭禮部言

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

十六年無所建明率導諛將順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

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既退諭稟事者

云已得聖旨故也又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

之役為清議所抑 改命蔡確為山陵使 丙辰賜禮

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謂之犯非其分陳
國家安危大計則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
則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不便當改則謂之觀望
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閔則謂之眩惑流俗之情然
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
諫也乞刪去中間一節使人盡所懷不憂黜罰則中外
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至是拜門下侍郎光辭二
劄並進其一請釐革新法曰先帝厲精求治以致太平

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戊午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韓縝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初光以知陳州過闕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示光光言詔書始末之言固已盡善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謂

多但乞下詔使吏民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民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場及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畧已行之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別狀奏聞伏望早賜施行時方遣中使召

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聖志多以已意輕改舊章
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搢
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
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使
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
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
以供軍須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遐臣奔喪至京乃
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顧天下事務至

改之武帝作鹽鐵權酤均輸算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
宦官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
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
帝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乎於是衆議乃息 六

月丙寅罷府界三路保甲不許投軍及充弓箭手指揮
庚午賜楚州孝子徐積絹米積三歲父歿每旦哭甚
哀母使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

光受告光復辭太皇太后賜以手詔曰先帝新棄天下
天子幼沖此何時而君辭位耶且使梁惟簡宣旨曰早
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光由
是不敢復辭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議者猶以為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
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
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
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

爾軾然其言積廬墓側十餘年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
踰月木為連理郡守迎入學甘露又降其舍鄉閭化之
州具以聞賜絹三十匹米三十石後以壽終政和中賜
謚曰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丙子以資政殿學士韓維
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降手詔勞問維奏治
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
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苦則
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為

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事母盡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
瑗學所居一室寒止一衲裘啜菽飲水瑗饋以食弗受
年四十不婚不仕不婚者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
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
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監司上其行以為郡
教授一時陳瓘鄒浩皆禮之久之致仕歸山陽於是始
娶而操履彌篤積嘗語蘇軾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
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

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神宗嘗問顥曰王安石何如人顥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問是聖人否顥曰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安石剛褊自任聖人豈其然哉熙寧初嘗與張戢爭新法遂以語觸安石後乃自咎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也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頤論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

本則人富矣常以愛民為心則人樂矣役事之有妨農
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
塞通矣又奏臣嘗請陛下深察盜賊之原罷非業之令
寬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發也臣非謂國馬遂可不
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
時訓練可矣至是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
丁丑宗正寺丞程顥卒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
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

以入道顯有經濟之術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
莫不哀傷焉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
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
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
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以奉

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
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
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
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
無不周通實則外於倫理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
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
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
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

甚備宜選骨鯁敢言之士徧置左右使職諫諍又御史之官號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治亂之大計則察官司簿領之過也伏乞盡罷察案止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詔諫官御史並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時政之紕繆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之疾苦 詔戶部拘催市易息錢準赦除放外其本錢特與展限三年 丁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於大道夙夜祇畏不敢荒寧懼無以章

議郎知安喜縣事清平王巖叟為監察御史初神宗詔
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
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至是用劉摯薦
入臺 癸未呂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賜食公著
上奏十事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五
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
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是日
又上奏言先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員數

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深有開益
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為先庚寅公著復上奏曰自
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羣臣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為沮
壞法度必加廢斥是以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
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
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更張須有術不在倉卒
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校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
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

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御治之
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
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
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
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
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諫鼓院投進在外於所屬
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
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用其言也 呂公著既上

力可以充諫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
可備御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轍王巖
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封公著
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更張利害直書以聞光奏公著
所陳與臣言正相符合惟保甲一事既知其為害於民
無益於國家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光又奏言陛下
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竊見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趙
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傳堯俞清正安恬滯淹歲

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
教習仍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稍
得安業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繆市易
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
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
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
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是日又上奏言
孫覺方正有學識可以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

李燾云此奏得之雜錄不著姓名推究本末蓋司馬光也

知慶州范純仁言郡邑

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監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特下明詔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內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畧知其人之才識然後審擇而行之 秋七月甲午詔諸鎮寨市易抵當並罷 戊戌以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公著言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中書

久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彊禦唐淑問行已有恥難進
易退范祖禹溫良端厚修身無缺此六人者皆臣素所
熟知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餘如呂大
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巖叟
晏知止范純禮蘇軾蘇轍朱光庭或以行義或以文學
皆為衆所推伏望陛下紀其姓名各隨器能臨時任使
至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
倚信亦令各舉所知庶幾可以參考異同無所遺逸

考異

量給價錢分配兩驂驥院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
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 時臣僚民庶
應詔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司馬光奏乞降付三省委
執政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或留置左右
或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丙午遼遣使來弔祭 丙辰

白虹貫日 吏部侍郎熊本奏歸化儂智會異同坐罰

金罷沅州增修堡砦

考異東都事畧熊本傳本為吏部侍郎以疾乞外知洪州言者謂本

棄八洞為失謀奪一官徙知杭州宋史熊本傳同皆不言儂智會事蠻夷傳廣源州下亦不載今據宋史神宗

樞密院兩班昨先帝修定官制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
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執政之臣
皆是朝廷遴選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維新
之政遂詔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呈施
行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
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甲辰司馬光
乞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
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

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蠶婦治繭績麻紡緯其勤極矣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竊聞太宗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坐問以民間疾苦勞之以帛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故也真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自幼聞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為精當自非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

紀書之不知所謂
異同者何也當考

八月乙丑詔按察官所至有才能

顯著者以名聞

癸未諫議大夫孫覺言乞依天禧元

年手詔言事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拾遺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
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詔依此申明行下

詔府界新置牧馬監并提舉經度

制置牧馬司並罷

司馬光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

狀王嗇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

專以察治官司公事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
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
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 召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為禮
部郎中 戊午監察御史王巖叟上疏曰今民之大害
不過三五事如青苗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而近日指
揮但令減寬剩而已保甲之害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
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止令冬教然官司尚存此
皆姦邪遂非飾過將至深之弊畧示更張以應陛下聖

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初
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斂屋粟里布為
之罰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為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
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為牧
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 九月戊戌上大行皇帝謚曰
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 己酉以祕書少監劉
摯為侍御史摯上疏曰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
臺自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

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浸啓太皇太后曰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為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者皆徙他官今當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路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為例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

意願令講究而力除之 冬十月甲子夏國遣使進助
山陵馬 癸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聞
從劉摯之言也 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
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人以聞初中旨除范純仁為
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朱光庭為左正言蘇轍
為右司諫范祖禹為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太
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
上奏舉然後宰執進擬今除自由中出臣不知陛下從

東流之議起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之政廢舉行失其
責在監司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司用
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較
高練達民情識治體近中道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失
之寬弛敏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 癸未以龍圖閣侍
制趙彥若兼侍讀朝請郎傅堯俞兼侍講先是劉摯言
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
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伏見兼侍講陸佃蔡卞皆新進

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
故純仁改為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 詔監察
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用呂公著及劉摯言
也 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已卯詔
均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河決
大名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
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轉運使范
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

分慢上瀆尊國有常憲乞行顯黜劉摯言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准敕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宿於幕次竊聞宰臣蔡確獨不入宿慢廢典禮有不恭之心奏入皆不報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靈駕發引輒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自便安為臣不恭莫大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章數上其言甚切十一月癸巳詔按問強盜欲舉自首者毋減以主管西京御史臺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語

少年欲望於兩制以上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
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於是佃卜皆罷以彥若堯俞
代之 乙酉葬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于永裕陵

丙戌詔罷方田 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 詔提舉

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
領 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

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聞之衆所共憤憤又問陛下
下何從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端良入朝廷侵官犯

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用司馬光呂公著及韓絳之薦也 十二月壬戌詔今月十五日開經筵講

論語讀三朝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 罷太學保

任同罪法 于闐進獅子詔却之 丙寅劉摯言宰臣

蔡確山陵使回必須引咎自劾而確不顧廉隅恐失爵位無故自留伏望早發睿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 詔

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從王巖叟請

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轉運使模

範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考異按旣前後兩為京東轉運使撰通鑑者或

以光此語竄入元豐二年今據宋史鮮于侁傳改正

子駿旣字也旣至奏罷萊蕪

利國兩監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丁酉

祧翼祖祔神宗于太廟廟樂曰大明之舞 辛丑減兩

京河陽囚罪一等杖已下釋之民緣山陵者蠲其賦

己酉遼遣使來賀即位 丁巳以鄉貢進士程頤為汝

而確乃偃然受之又確與章惇素相親今固結朋黨自
陞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來意不以為便故確內則
陽為和同而陰使惇外肆彊悍陵侮沮害中外以謂確
與惇不罷則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乙亥帝初御邇英閣講論語 丙子朱光庭奏言蔡

確章惇韓縝宜令解機務司馬光范純仁宜進之宰輔
韓維宜置之宥密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於內
以贊萬幾太平之風自茲始矣 戊寅罷增置鑄錢監

也 夏人以其母遺留物馬白駝來獻 甲戌罷後苑

西作院 以天章待制范純仁中書舍人王震並為給事中王巖叟言震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尋命震出守 初蔡確與章惇

邢恕等共謀誣罔太皇太后自謂有定策功韓縝素懷不平及確為山陵使縝乃於簾前具陳確等姦狀由是內朝與外廷備知之劉摯言昨者確等覃恩轉官學士草確制有云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六

十有四